

歷史的楓城，大家的楓城

」，並期望有人能寫出「以中國社會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學理論」。因此，我們不僅期待於作者，也冀望有志之士，盡興乎來！

——評「琉璃瓦」

林邊

書名：琉璃瓦

著者：施叔青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施叔青告訴我們，他為了找尋心靈上的依歸，經常流連於故宮博物院，欣賞玻璃內的古物，却悲哀的發現，無法把情感投入，於是回到那衰老得不能再衰老，殘破得不能再殘破的故鄉，終於有了很實在的充實感覺，却又目睹人們是怎樣糟蹋那些寶貴的遺物。就是在這種迷亂的心情底下，他動筆為文，以「琉璃瓦」這本小說提出古物保存的問題：「我想今天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在逐漸轉型的現代化的社會，我身臨這種過渡時期的夾縫，觀察各色各樣的人，是如何以不同的角度，來對待舊文化中所贖下來的產物，藉着這隻筆，我把這種現象呈

現出來，只是希望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序文）。因此「琉璃瓦」應該可以說是施叔青繼「牛鈴聲響」後，對文化適應或文化變遷所引發出來的某些病態現象做一探討的第二本著作。

「琉璃瓦」的人物可分為三類：帶着白人虛偽的笑的掠奪者奧斯華；許玉葵、陳菊、杜林的知識份子；包括短視勢利的鎮長、諂媚逢迎的文代書、暴發戶黃大富、破落門第的子孫、狡黠的古董商，偽善者洪牧師等所組成的楓城鎮民，這些人物共同環繞着歷史遺物的問題而進展，彼此的態度與立場，判然分明，在這樣的進展裏，施叔青到底怎麼呈現問題？楓城長大的許玉葵為他的老板掠奪者奧斯華的地毯式搜購古董，做探路的工作，原先了無顧忌的他，却由於鄉人的揮霍態度而無法承受，大學生陳菊訓他，鄉土作家杜林又開導他，終於使他在龍山寺後殿的存廢會議上大聲疾呼，最後他辭去了「琉璃瓦」的買辦工作。

那麼，施叔青又呈現了什麼問題？掠奪者奧斯華的虛偽的笑以及堂皇的「垃圾文化」的理由，是無庸置疑的，歷史遺物的嚴重糟蹋與流失也是無庸置疑的，透過濃厚的鄉土情緒對這種糟蹋與流失現象的悲傷，是「琉璃瓦」的焦點問題，但是，我們知道歷史遺物的問題是不能獨立存在也不能單獨觀察的，它勢必牽涉到我們對楓城所懷抱的態度甚或楓城歷史的理解等更為廣闊的問題上面，這個廣闊的歷史面問題才是歷史的楓城的核心問題，也只有在這樣的觀照下，歷史遺物的問題才有更積極的意義。因此，對「琉璃瓦」這本小說，我們要問：經過一番經歷的許玉葵，在辭去買辦的工作後，對他的楓城是不是有了更正確的認識，並掌握堅決肯定的歷史態度？或者只是止於辭掉買辦工作而已；假設楓城就是鹿港，護建築的陳菊在張開雙臂，去擁抱那褪色腐蝕的城牆，讚美驚呼龍山寺線條優美的馬背時，他又將如何去面對另一座十足充滿殖民風味的「大和洋樓」？被舊城門上的殷紅落日感動，又復陶醉在古老廟廊下千變萬化的落雨的鄉土作家杜林，是以什麼態度對待楓城，鄉土情緒又能使他

獲得什麼？

當然，施叔青也了解對歷史遺物的態度根本上還是種因於對楓城的態度，所以許玉葵之所以肆無忌憚地爲掠奪者奧斯華做探路工作，主要的心理背景還是一方面，每次回鄉，「老的小巷、磚屋、老樹總是被挖掉、拆下，對於我自己的故鄉，也是這樣一點一點的失望，到一個地步，覺得再也沒什麼好在乎的」（頁一六三），一方面，「睜開眼睛所能看到的，已經是個滿目瘡痍，沒落殘敗的小城」（頁一四三），而古老、落後所帶來的只是貧窮、骯亂，爲此，他覺得「做爲一個楓城人竟然還有東西讓人欣賞、收購，未嘗不是一種滿足」（頁一〇六），尤其是被外國人擺在客廳裏最顯眼的位置！這種失望與挫敗的感覺，就是對楓城歷史的感受，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核心問題，決定了对歷史遺物的態度。

施叔青是知覺到了這個問題，並且也觸及到了，書中有一處地方是最好的唯一例子，許玉葵被指罵爲「不像楓城的人」，他却說道：「老實說，我就不覺得做楓城的人，有什麼值得神氣的。現在我們這兒被人當古董看，像你們這類人，屬於『慕古型的』，所以來這兒訪古。等下我帶你們走走老街，看看舊房子，發出幾聲驚嘆，然後到市場旁邊的土產店，大包小包的帶點回去，如此而已」（頁八十二），而且遊客的眼光，「好像外國電影裏，白人到非洲獵奇」（頁八十三），許玉葵的反擊等於把陳菊、杜林這些外鄉人牽扯到歷史的漩渦裏，循着這個路子走下去，當能深入我們所關切的核心問題——我們如何面對楓城？可惜轉接太快，一下子，這個精彩的主題就被棄置不顧了，以致未能通過許玉葵這個角色，爲我們久懸的歷史問題，做一透徹的剖析。

土生土長的許玉葵，由於承受過多的打擊，對楓城歷史的感覺是迷惘而迷亂的，光芒燦爛的過去不見了，代之的是貧窮與骯亂，並且還要爭論龍山寺後殿的存廢，這難怪要迷惘；

假設楓城就是鹿港，那麼，破落的是黃家大厝，輝煌的是帶有殖民風味的「大和洋樓」，這兩者如何調合在一起？大厝是鹿港的，臺灣的，中國的，龍山寺是中國的，臺灣的，鹿港的，那麼「大和洋樓」又是誰的呢？現在把大家的民俗文物收集在「大和洋樓」裏，這難怪要混亂，歷史真是這般的惡作劇嗎？楓城的沒落有其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這可以從歷史、社會、經濟各方面從事理性的探討，而有理智的了解，「大和洋樓」的矗立也能促使我們嚴肅地反省歷史，有了這種探討與反省，許玉葵才有方向，才有理想，也就是我們才有方向，才有理想，最後，歷史有方向，文化有理想。可惜，施叔青只願意提出鄉土情緒的、感傷緬懷的古董問題。

鄉土情緒有好的作用，也有壞的作用。好的方面，是使我們與鄉土結合在一起的無能撥散的深刻感情，但濫用了這種情緒，必將蒙蔽我們對歷史應持的正確態度，與對現實的正確理解，而徒致感傷與無所適從甚或逃避，就像施叔青所描寫的一樣：

盲瞎丐婦的三弦像鬼一樣，尾隨着許玉葵、陳菊和杜林三人，在曲曲扭扭的小巷，鑽進鑽出，有一陣子他們以為自己再也走不出這些窄巷了。不忍心去目睹舊屋裏的人——尤其是小孩——是怎樣的過着最起碼的生活，陳菊和杜林在不覺中把腳步加快了，他們恨不得一下逃離他們所面對的赤貧與骯亂。（頁九十七）

在這之前曾經讚嘆過古老遺物的陳菊也叫了：

「說的也是，誰又願意住在裏頭？」陳菊呼出一口氣。「走廊又暗又滑，經年不見陽光，春風一吹，地上滑膩膩的，要摔跤，怪不得住在裏頭的小孩，好像一個個患貧血似的，蒼白得像個鬼！」（頁九十七）

這不就正是在說明，濫用鄉土情緒是不能理解現實且對現實無補於事的。

施叔青對知識份子有着滿懷的希望，「可以用文字發動輿論」，「以行動來參與」（頁一五九），可是知識份子的認識、行動與持續性是值得這麼被信賴嗎？許玉葵「琉璃瓦」的工作是十九世紀買辦角色的現代翻版，在一番經歷後，他辭去了這個工作，但辭掉了以後又如何呢？「反正她現在心裏只有一個念頭：離開『琉璃瓦』，回去以前的貿易公司當秘書——如果人家還要她的話——以後白天坐在打字機前打字，晚上和男孩子約會，去看電影、跳舞、聽熱門音樂，星期日郊遊爬山，過屬於她年齡應該有的生活」。（頁二一二）他只不過是辭掉這種買辦的工作，楓城還是被棄置的，貧窮自貧窮，破敗自破敗，楓城於他也能愈來愈遙遠了。

「琉璃瓦」充滿了濃厚的鄉土情緒和對知識份子的信賴，可是在緬懷、驚呼、讚嘆之外，陳菊和杜林能承受多少次目睹貧窮的打擊？而貧窮是楓城的一部份。許玉葵呢？畢竟還是逃離了他的楓城，而問題仍然存在。那麼，「琉璃瓦」所傳達給我們的訊息將就是絕望了。

也許施叔青只願意提出最令人傷感的歷史遺物流失的問題吧。可是我們知道歷史遺物同楓城的老街、舊城門、賣蕃石榴的老太婆、躲在蚊帳裏的人一樣，都是楓城整體的一部份，楓城的整體就是楓城的歷史，也就是我們共有的歷史，面對楓城的歷史遺物就是面對楓城的整體歷史，所以楓城是歷史的，是大家的，我們要直接觸及這個核心問題，理出頭緒，肯定而且驕傲地掌握我們共有的歷史，共有的現實，而不只是感傷、逃避與絕望，這樣，我們才有方向，才有理想。